

牵手

□南京 吴晓平

我们那个年代,提倡晚婚晚育,谈恋爱的年轻人只能是“地下工作者”。如果被发现了,怎一个尴尬了得?

18岁那年中学毕业,分配进城南小厂,遇上了她。因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,桌对桌,很快就恋爱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究竟是从何时,因何事情霎初开的,已经记不起来了。反正后来我被无端“发配”去当搬运工,又辗转下到车间去学车工、钳工、焊工……转了一大圈,我和她的“暧昧关系”却始终未断,且越走越近。终于到了摊牌时刻,即将进入冲刺阶段,该选择什么突破口,发起冲锋呢?

绞尽脑汁,最后还是落入最俗套的模式,请她看电影。需要说明的是,那时文化市场萧条,新片极少,难得来一部进口片,更是抢得灵魂出窍。我们大杂院的邻居高叔在电影院工作,乖乖隆里东,一个小售票员,陡然变得吃香起来,成天门庭若市,机关的、卖菜的、学校教书的……但凡有一点社会资源的活络界人士,都会找他要票。那天,突然上演一部罗马尼亚电影《巴布什卡历险记》,绝对牛片,光看那电影海报,异域风情,泳装美女,一时街谈巷议,一票难求。我想,该我出手的时候了。

高叔是我家近邻,平时两家关系极好,我也从未求他办过什么事,难得找他买一次票,举手之劳,应该不是难事吧。堆着笑脸去找高叔,他嗯了一声,不知道这算

答应了还是没答应?反正后来我整整等了一周,眼看电影就要公映了,也没见他把票给我。我急得灵魂出窍,只好再次上门去求。高叔正在客厅洗脚,还是那样面无表情,抬抬手,示意我把挂门背后的脚布递给他,看着他一个脚丫一个脚丫地仔细揩干了,这才从腰包里拿出一叠花花绿绿的票,手指在唇边蘸湿,刷地摘出一张。我抖呵呵说,我要两张。“两张?”高叔瞪大了眼睛,“这么紧张的票,你竟开口跟我要两张?”然后万般无奈地摇摇头,又在唇边蘸蘸手指,哗啦啦撕下两张,“喏,小老爹,拿走,死走!”

我付了票钱,小鸡啄米似的千恩万谢。出门看看票的位子并不好,转身想换。再想想高叔那倨傲表情,又忍了。赶紧到厂里,找一个没人的地方,偷偷塞给她。她脸一下红到脖根,将票紧紧攥在手里,一句话没说,就像只惊惶的小鹿,扭头跑了。

那天南京正好台风过境,一场撼天动地的雷暴雨呼啸下了一天,大街上树倒了一片,电线杆也横卧街头。晚上,我冲风冒雨,早早来到影院,没进门,躲在街边,担心她会不会来。须臾,昏暗的路灯下,只见一只歪斜的伞,顶风冒雨,缓缓来到门前。收伞的一瞬,看见是她,我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,也不敢上前招呼,只躲在暗处,见她顺利检票进去了,这才悄悄跟进场。躲在厕所里,一直等到场内铃响,灯光全暗,我才抖呵呵摸到她身边,轻轻坐下,低低

招呼一声,“位子偏了些,没办法,这票太紧张,难搞!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没事,”她明显也紧张,嗓音微微发颤,“偏些好,没人看见!”

坐定了,便有些放松。倚扶手时,无意中碰到她的手指,细腻温软的肌肤,触电似的抖了一下。我心跳怦怦直跳,尴尬地咳嗽一声,抽手想让开,又有些舍不得,装作没感觉,坚持手指紧贴着她手指不动,不自然地环顾四周。耳边忽然炸雷一声:“吴晓平,你也来啦!”是我们的师弟,厂里同事,经常在区文化馆帮忙画橱窗的,应该也算活络界人士了。现在仔细回想,当时他只是轻轻打了声招呼,但我感觉耳边如同炸雷!更加令我尴尬的是,一回头,我发现后排坐了四五个,全是我们厂的同事,应该早就发现我俩了,大家不发声,一个个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。因为我和她都是厂里团干部,应该带头晚婚晚恋的;还有人打赌,说我成分不好,她不可能将终身托付给我。一时思绪万千,惊慌失措,下意识手一撑就想逃。忽然,手被抓住了,我清楚感觉到,刚才还在畏畏缩缩不敢互相触碰的手,此刻被她一把抓牢了,且还有力地往下按。掌心传递过来的语言,是叫我别怕,让人知道好了;热乎乎的掌心,瞬间给我注入极大的定力!我稳稳神,坐在位子上,紧紧牵住了她的手……

——这一牵,就是半百年华。假如从谈恋爱第一次牵手那年算起,我和老妻至今已牵手50年了,再未放开。

橙黄橘绿

□南京 渠红岩

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

“橙黄橘绿”一词最早见于五代画家黄筌《橙黄橘绿》作品,清代下永誉《书画会考》卷三十三“历代集册”收录。在古代文学中,“橙黄橘绿”这一词语最早就见于苏轼的这篇《赠刘景文》: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诗歌以江南秋季成熟的橙、橘勉励友人不必追念过往,而要看到眼前的美好,“橙黄橘绿”所呈现的鲜亮丰硕迥异于传统诗文逢秋便悲的格调,令人赏心悦目。南宋时期,谪熟江南风物的诗人表现出对“橙黄橘绿”的喜爱,陆游“泛舟菰脆鲈肥地,把酒橙黄橘绿时”。

天”,杨万里“不醉雨卧风餐里,可惜橙黄橘绿时”,姜特立“橙黄橘绿风光好,并看西湖十里秋”,丘崇“橙黄橘绿,可人风物是秋深”等都是经典诗句,叶梦得《鹧鸪天》把《赠刘景文》整首诗用于词中。

有关秋季风物的著名典故还有西晋张翰的“莼鲈之思”。有的诗人将“莼鲈”和“橙黄橘绿”连用,抒写对秋收景象的赞美,如宋代章甫“处处橙黄橘绿,家家莼菜鲈鱼”,清代张友书“天淡云闲秋禾老,橙黄橘绿蟹初肥,鲈鱼客思归”,齐召南“正趁橙黄橘绿时,鲈鱼人脍伴莼丝”,吴敬梓“鲈脍莼羹取次尝,橙黄橘绿强人意”,黄景仁“橙黄橘绿鲈鱼鲜,我怪君行犹未早”……调动了人们的视觉和

味觉记忆,赞美秋季的馈赠。

“橙黄橘绿”一语也为江南园林人士喜爱。宋代洪迈《夷坚志》:“吴中士大夫园圃多种橙橘者,好采东坡诗‘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’之语,名之曰‘好处’,唯陈彦存构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独标曰‘一年好处’,颇为春奇。”广植橙橘,标以“好处”之名,体现出对“橙黄橘绿”的推崇。到了明代,文人依然爱用“橙黄橘绿”描述园林。

经苏轼抒写,“橙黄橘绿”由黄筌画笔下的秋季物色描摹而变为充满嘉获喜悦的文学意象,再经世人传播,橙、橘,连同它秋冬时候黄黄绿绿的颜色,都成为人们记忆中鲜明的季节象征。

我看到了

□河南桐柏 邢江燕

周末的傍晚,与几个朋友相约去附近的水库玩。

一轮桔色的红日斜斜地悬挂在天边,在时光的穿行中,不停变换着七彩的眸子,凝视着脚下这片土地。

杳渺的远山渐渐披上了色彩斑斓的外衣,想换种心情拥抱即将而来的秋天。薄薄的水雾中,一池碧绿摇曳出粼粼的波光。几只白鹭悠闲地划过水面,书写下一道道欢愉。水边一丛芦苇在风中摇摆,舞动着双手向夏日告别,紫色的风铃花左右碰撞,应和着草丛中那只啾啾的黄蛉。

一个朋友是名摄影爱好者,拿着手机到处捕捉美好。在他的镜

头里,一个背影正在水边极目远眺,一个身影正在波光荡漾处绽放青春,一群人在渐红的枫林中回到年少的模样。

朋友说,在镜头里能看到很多美丽的瞬间,但是捕捉不到,他黯然地摇摇头。“但是,”他说,“但是,很幸运,我看到了,也留在了心里。”我也看到了。

我看到,有人支着一架长长的鱼竿,钓着一汪独有的宁静;几个孩子在草丛中嬉闹,田野间滚落一串串欢笑;两个老婆婆在路边拉家常,昏黄的灯光停驻在她们岁月的皱纹里不肯离去;我还看到,暮色中星星点点散落的牛羊,欢快地奔向远处的灯火;在空中

渐渐飘远的炊烟,挟裹着家的温度;无边的微风悄悄点亮数盏风车的红灯,整齐地眨呀眨着。

虽然不能用相机记录下来,但是眼睛却把这人世间的点点滴滴映照下来,烙印在了我们的心底。

忽然想起一段美好的话:当你拍月亮或者日落时,你会发现相机里永远没有你眼前的美,但你不会认为是天空不好看,因为你知道,那是因为相机像素太低,你才不能捕捉到天空真正的美。你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看自己,事实上,你跟天空一样耀眼。

回家的路上,远处传来一曲悠扬的笛声,初秋微凉的夜色里,我们的心底是暖的。

林场迷途之行

□南京 刘月雄

五月的一个周末,区文联组织文友在青龙山林场采风,前往青泉茶厂。初到青龙山水库时,一个个兴致盎然,不停地拍照留影。可是从云居寺出来,我们仿佛被无形之网粘住,落入深深的惆怅而不能语,恍惚间跟丢了前面的车,后面那辆车竟然也不见了踪影。“咦,怎么会呢?”吴老师边开车边咕哝,透着难以置信的懊恼。坐在副驾驶的诗麦豆,赶紧笑说:“我来导航,不急”,车子开始在山林间穿梭,他又说,“谁不迷途?”声音很轻,诗的语言,扑棱棱,像鸟儿展翅飞跃,一下拨开了车前的混乱。五月已至中旬,四处林木葱茏,满目皆绿,时有红紫色小花闪过,间有薄膜盖着的农田,不见多少人。七绕八拐,又到了水库,山如青龙蜿蜒于前,空阔的水面上,水平如镜,一片澄静。心下恍然,世间万物,谁不在迷途?如水般不急不缓,安静以对,方见开阔。

云居寺,何不是于迷途之中?这座明朝移建于此的古刹,史上繁盛一时,历经沧桑,今被岁月的枯草掩埋,已然破败。门前高阶与大殿梁柱还撑着最后的体面,弱不禁风,掩不住屋梁木板的朽腐垂落和墙面水泥的剥落泛黑。往寺庙的路已没了,野草蔓生,乱石堆叠,碑石上“云居寺”三个字斑驳得似乎落满泪痕,重重又叠叠,诉不尽时光落寞。白居易曾有诗“乱山深处云居路,共踏山行尤惜春”,而今还有多少春色可惜?不免唏嘘。

“目的地就在附近”,语音提示

秋香满嘴

□宝应 陆金美

立秋后,乡亲们每天都有晒秋的照片,有红的山芋,黄的番瓜,绿的毛豆,淡红的鸡头茎,白的菊花……让人看着嘴馋。

儿时在老家,春夏季吃的菜品种很少,母亲拎着篮子站在菜园里,四目张望,嘴里抱怨:没啥好的菜可弄的。可到了秋天,家前屋后、乡间田野就像一个绿色超市,菜伸手即来,餐桌上开始丰盛起来。

食在秋天,更是说不完的趣味。老家屋后有條小河,河里长着好多鸡头,吃秋的时候免不了要打它的主意。初秋,河面漂浮着一张张圆圆的鸡头叶子,叶下的鸡头茎秆有手指头那么粗,既嫩又脆。将镰刀绑在竹竿上,先割掉浮在水面上的叶子,再将刀伸到水底,齐根割断鸡头的茎秆。很快表面褐色,布满尖刺的茎秆就会自动浮出水面。撕去那层带刺的外皮,一根根或白、或青、或红的新鲜鸡头茎秆就出炉了。把它切成二三寸长的薄片,入油锅爆炒几铲,将切好青椒丝倒入锅里,与炒韭菜一样快炒后起锅,一种带有水气的清香便满屋飘逸。

玉米也是吃秋的主角。秋后,家前屋后、十地地里高高的玉米秆顶着红色的穗子,秆上的绿叶间结出几个又大又嫩的玉米苞。玉米苞的外皮是绿色的,头顶着一丛棕红色的须。玉米苞是个娇气的东西,

茶厂到了,忽地传来文友阵阵欢笑,把我从忧伤的思绪拽了出来。走进茶室,每人座位前端然放着一杯茶,近前闻之,清香沁人,茶叶翠绿。听介绍,原来这就是林场联合南京市中山陵园茶叶专家精心研制的“雨花茶”。一行人随后到了制茶车间,这里的机器整齐干净,厂长逐一为我们讲解。雨花茶作为全国名茶,其制作要经杀青、揉捻搓条、焙干、精制四道工序,墙上贴有对应的操作规程,从投芽叶量、进出锅的温度和时间长短,都有严密细致规定,可谓精工细作,一片片叶子得以“成就一个产业”。想最初芽叶,可是新芽顶端最小的嫩叶,仿佛朝气蓬勃的青葱少年,被选到特种野战部队,经受风吹日晒、热火洗礼以及超负荷生死锤炼,才能成茶,又经沸腾热水的烫洗,重焕生机,散发淡淡清香于唇齿。千回百转,多么富有挑战性的生命历程,其间是否有迷途?已是不言而喻了。

人生谁没有迷途?身在其中何去何从?这是我们时时困惑的课题。林场之行,云居寺、青龙山水库和青泉茶厂,不同的呈现,给了我丰富的诠释:在时间的碑刻上叙述苍凉,在自然山间涵养心性,在现实的粗糙里打磨实力,如此这般,当我们行走于纷繁世间、往返于迷途之中,无论退、守抑或前进,都不至陷于激烈的失落,只要安静、从容或勇敢迎对,生命自会有与众不同的精彩纷呈。青龙山林场,这里写满人生密语,等待你我转角时心领神会地解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6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